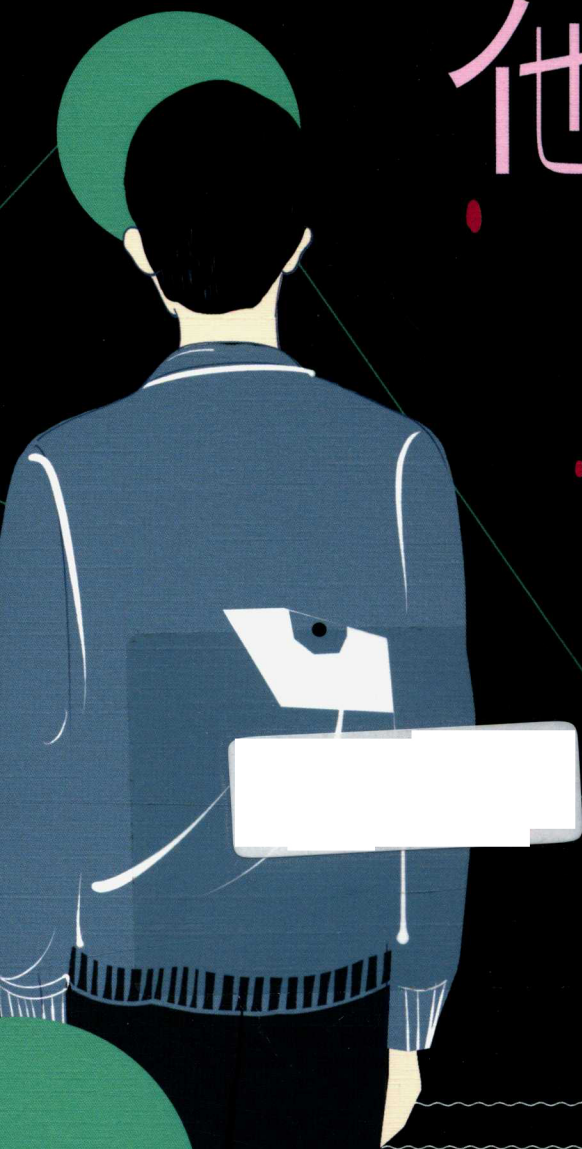


的他很奇怪

孙智

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的很奇怪 他

孙智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很奇怪的他 / 孙智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6.8

ISBN 978-7-5057-3720-4

I. ①很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8938号

书名	很奇怪的他
作者	孙 智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规格	635×965毫米 16开 18.5印张 312千字
版次	2016年9月第1版
印次	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720-4
定价	32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被教训的初会 / 001

第二章 云上世界 / 006

第三章 想走不能走 / 012

第四章 朋友 / 018

第五章 灵隐寺中 / 023

第六章 碎片 / 030

第七章 路遇 / 036

第八章 羞愤交加 / 044

第九章 失而复得 / 052

第十章 恶魔圣美 / 061

第十一章 荒唐的圣美 / 069

第十二章 进击的圣美 / 077

第十三章 潮汕风情 / 085

第十四章 天降财富 / 093

第十五章 回到广州 / 101

第十六章 没有圣美的广州 / 108

第十七章 长辈来袭 / 116

第十八章 承诺与誓言 / 124

第十九章 重启仆人生涯 / 132

第二十章 初体验 / 140

第二十一章 圣美的公司 / 148

第二十二章 奔跑中的城市 / 156

第二十三章 回家 / 164

第二十四章 山村 / 171

第二十五章 美与丑 / 178

第二十六章 唯别而已 / 185

第二十七章 学做生意 / 192

第二十八章 纷纷扰扰 / 199

第二十九章 我又回来了 / 207

第三十章 城市上空 / 216

第三十一章 偶像的黄昏 / 225

第三十二章 有生之年 / 233

第三十三章 家庭晚餐 / 241

第三十四章 到韩国 / 248

第三十五章 惩罚来临 / 254

第三十六章 解脱 / 262

第三十七章 风云变幻 / 269

第三十八章 飞扬的决断 / 276

第三十九章 晚霞满天 / 284

被教训的初会

今天是6月13日，是我平淡的人生中奇峰突起的一天。

身为广州市一个清水衙门的员工，我的人生十分简单——管理着单位的机房，日常最繁重的工作就是给电脑杀杀毒，偶尔也重装系统，其他时间都在外面闲逛，有时候去公园看马戏，有时候拐过街角到名车专卖店里看跑车。生活就像一座老式的瑞士钟表，齿轮在刻板地滚动，有板有眼，毫无华彩。

我的女友不止一次说过我太安于现状，没有斗志。可是，社会上“圈稀缺资源、搞垂直垄断、系统性思维、跳维度打击、红海血海、干死对手……”这些杀气腾腾的概念和思维，让人疲倦乏力，我又怎么能放弃公务员这个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呢？

这天一大清早，我心情愉快地陪着朋友李明灿在白马服装市场进货，正指点风物、激荡心情，手机突然响了。

号码是杭州的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名字叫陆晨曦。

我的名字叫江鱼乐，陆晨曦在电话里说：“鱼儿，有件事想跟你说说。”

陆晨曦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，读大学的时候，她有一个学期一直教我跳国标舞，还经常请我吃饭——大学里的男生，多多少少都有断粮的经历。在全班同学中，我和她的感情最好。毕业前我还向她许诺，以后她结婚的话，我会送她一辆汽车。只不过这个承诺现在看起来是不靠谱了。

我问陆晨曦：“大妹子，听起来你有些紧张？”

陆晨曦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昨天，欣然和她的几个小姐妹去喝酒了。”

欣然是我的女朋友，和陆晨曦一样，也是杭州人，她们在同一家公司。

听了陆晨曦的话，我怔了一怔，说：“这事我知道，她跟我打过电话的，我还叫她早点回家呢。”

陆晨曦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她们喝了一晚上，欣然的小姐妹劝她和你分手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：“为什么？”

陆晨曦声音清晰了很多：“她们说你没钱没斗志，还不愿意回杭州生活，跟着你没前途。”

我急着说：“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啊，从大学算起的话，欣然和我好了三年了，从一开始她就接受我的一切的。她们说这些话对她有什么影响？”

陆晨曦叹了口气：“欣然说她想了好几个月了，一直想跟你分手，现在终于下决心了。”

我愣了：“是真的吗？晨曦，这种事情你不能骗我。”

陆晨曦笑了笑：“我真是做小人了，鱼儿，你忙吧，不说了。”

她挂断了电话。

我立刻打电话给欣然，但是怎么都联系不上，于是我一路急赶到机场，想和她面对面要个说法。

然后，原本毫无存在感地坐在一角，打算用貌似平静的坐姿安抚慌乱内心的我，却听到了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我们抱歉地通知，从广州飞往杭州的MU9352航班由于航路天气不够飞行标准，将不能按时起飞……”

真是够了！

突如其来的航班延误广播引起了候机人群的小小骚动，我果断起身，走入明珠俱乐部的候机室，要了份铜锣烧和奶茶。十几分钟后这里坐满了人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0厘米，这证明了我选择的正确性。

在手机上随意打开一首MV，戴上耳机闭眼听着，妥帖的“放空大脑，待机等待指令”状态，十分应景。

心情逐渐平静，只是突然耳机被人拽了出去。

“完全错误！”一个女声传来。

“什么？”我看过去，距离十几厘米外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瞳仁纯净明亮，给人本应该很柔美却不容被人质疑的矛盾美感。

她晃了晃手上的耳机：“听的曲子是《流淌在记忆河畔的你》，对吗？打开方式完全错误！这是我最难以忍受的一个版本。”

她和我的视线一起看向手机屏幕。

夕阳下，衰草黄花满地，一条荒芜的公路上，Lindsey Stirling拉着小提琴，她的小伙伴，一个金发女孩在一旁弹着竖琴伴奏，画面美，曲子动听。

我没有说话，疑惑地看向她。

“一场毫无意义的炫技。”她先下了个结论，又补充说，“林赛的小提琴太尖锐，不但割裂了竖琴的柔和，更割裂了整首曲子的审美。看到你闭着眼睛陶醉的样子，实在太荒唐了，我不能忍。”

这个视频是欣然发给我的，说高雅陶冶情操什么的，被这个女孩一说，成了类似破抹布的存在了。

“那个……”我正想开口解释自己并没有陶醉，却被她果断地打断：“听听这个，看看有什么不同，知道吗？”女孩尾音带了一点拔高，又把我的耳机插入她的手机，再把听筒递给我。

一段小桥流水般的钢琴声响起，幽暗，含蓄。不到十秒钟，一种丝丝缠绕、似断似连、悲欢交集的悸动涌上心头。曲调优美略伤感，情感温暖，又带着欲语泪先流的无奈。

一曲听完，她又扯下耳机，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：“觉悟了吗？啊？”

又是这种奇怪的尾音。

“是的。你的版本好听太多了。”我老老实实承认，认真地看了看她——年纪很轻的样子，从容貌上看，可以轻易碾压95%以上的人群。这种女孩，别说现实生活中，哪怕在电视里也很少见。

唯一的缺憾是，她的眼神十分锐利，带着一种“我很愣，不听我的就教训你”的气势，有点上翘的眼角和刀削般的眉毛更加增强了这个印象。

并排的两个座位，我靠墙，她靠着过道，互相看着，陷入沉默。

难道说，刚陷入失恋的大坑，紧接着就要陷入被凌虐的天坑？如此人生还有光明吗？

我胡思乱想着，眼睁睁地看着她又逼近了几厘米：“我坐在过道旁边，走来走去，好多人，拜托你和我换一下座位，这是你的报恩。”

这什么语法啊？而且，原来不是因为共同喜欢音乐而搭讪，目的是要和我换座位。

“我拒绝。”我内心有些失望，毫不避让地看着她，“收到这样的拜托，让人太有负担了。你没有以性别差异为借口，而是提供了一首很好听的音乐来换座位，我很认可。但是你看看吧——”我指了指她身边的过道。

不断有人拎着行李箱进进出出，还有各种大孩子、小孩子笑闹而过，

被他们碰到、蹭到是常态。

“你推荐的音乐很不错，我会好好听的。但现在离我登机时间还早，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。”说完，我靠在椅子上，摆出绝不妥协的态度。

女孩愣了一下，再也不看我，提着行李箱站起来，走到另一个坐在靠墙座位上的人旁边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站稳盯着座位上的人，头歪了歪。座位上的年轻人神态局促，不由自主地让了出来。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。这什么气场啊！女孩瞥了我一眼，似乎在说，推荐音乐以换取一个座位？你想多了。用你的生活逻辑来判断我的行为，可笑！

原定早上七点四十五分起飞的飞机，足足延误了三个多小时。服务人员通知我可以登机的时候，我看了看那个方向，女孩已经不见了。也许早走了吧，幸好！避开她就可以摆脱这种无声的打脸状态了。

十一点多的时候，我走进了飞机，座位特别狭窄。通道上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人，只有我一个人空着两只手，十分碍眼。就快到座位的时候，我被两个笑眯眯的空姐拦了下来：“江先生，恭喜您，这一班航班，您将成为明珠俱乐部的幸运儿。您的经济舱，自动升级为头等舱！”

于是，我莫名其妙地坐到了头等舱。

经历了一整天的倒霉，就在几个小时前还收获了一场自以为是的挫折，莫非这是转运的时刻？

摸着宽大的座椅，我脑海里产生一个念头。

下一刻，一只靴子踩到我的大腿上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我只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晃动，影子说：“你别动，让我踩一下，我要放行李。”

是个清脆的女声。

我想反驳她，跟她指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踩别人大腿似乎都算不上是文明的行为。但是，她的语气包含着不容置疑的态度，让人感觉，不帮她这个忙是件很失礼的事。

她踩得很重，我的大腿被压扁了，痛得眼泪都要流出来。

我咬紧牙关坚持，靴子与大腿稍微摩擦一下，就产生了锥心的疼痛，现在可是夏季，我穿的是薄薄的休闲裤。

我皮都被她磨破了，她才跳下来：“你的大腿很有质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圣美，对你的表现很满意。”

我擦去两颗不小心涌出来的泪珠，把头转过去，用眼睛瞪着她，就是不说话。

灯光真的很讨厌，我还是只能看到她模糊的轮廓。

怎么又碰到一个强势的女孩啊？不对，这声音、这怪异的拔高尾音……

我用手遮住光看过去，果然是她，我以为已经摆脱的打脸女孩。哪怕我是从普通座位意外换到头等舱，居然也碰到她了。

我拿起抱枕靠在窗上，将整张脸埋了进去，希望借这个举动，断绝与她的交流。

但是她没有放过我，我感觉耳朵被拉住了，拉得很长，然后听到她可怕的声音：“听到我的话为什么不回答？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沉默抗议？弱者经常用这一招，试图让强者感觉不舒服。”

我的耳朵被她拉得很痛，只好转过头来。

回头正好看见一双黑宝石一样的眼睛，睁得大大地盯着我。

我非常讨厌这种不讲道理的人，我用力瞪着她，想用眼里的怒火击败她。盯了不到三秒钟，我就气馁了，垂下眼皮说：“好吧，被你打败了。李圣美小姐，请放过我吧。”

她哼了一声：“真是个软弱的男人！如果你是我们东洋株式会社的员工，我现在就会把你开除掉。”

她说的这家公司我知道，是半年前才在广州设置办事处的一家韩国企业，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两站路。

从名字来判断，她应该不是中国人，而是韩国人。中国女孩子的名字多半不会取成这样。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见过不少韩国留学生，她们的名字都是很相似的，这种相似，指的是名字都比较土。比如，有一个叫朴金花，还有一个叫金宝宝，稍微典雅一点的名字，就是叫贤惠、美玉、淑贞之类的。

虽然她们长得都不算丑，但是取这些名字似乎有些欠优雅。

眼前这个凶巴巴的女孩，名字里又是圣啊又是美的，十有八九就是韩国人了。

李圣美一直没有放开我的耳朵，我不敢乱挣扎，生怕她把我的耳朵撕裂，于是就向站在旁边的两个空姐求助：“请帮一下我，我的耳朵真的很疼。无论如何，请把这个女孩子拉开吧！”

那两个空姐笑了笑，然后推着饮料车走开了，好像我刚才只是在跟她们说“天气很好”“旅途很愉快呀”之类的客套话，而从来没有跟她们求助过一样。

李圣美依然拉着我的耳朵，不错眼珠地看着我，我不知道她试图从我这里获得什么战果。

道歉，还是下跪求饶？

我想到杭州要面对欣然的时候，是否也只有这两种选择，尽管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，起飞的时候，血液逐渐升入大脑内，眩晕的感觉阵阵袭来，我感觉恶心极了，不止是因为起飞，还有眼前这个女孩子，还有欣然，还有我的工作。

我非常讨厌坐飞机，每次坐飞机都会嚼口香糖，以此来减少不适感。但这一次，看着李圣美的红色衣袖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对着她的袖口，“哇”的一声吐了出来。

头等舱里的人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。

李圣美终于松开了揪住我耳朵的手，像只中了箭的兔子，解开安全带退到了通道里。

我神思恍惚，意识却清楚，清醒地看到李圣美的表现极为反常。

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肯定是先把衣袖内的污物倒出来，然后立刻脱下衣服换洗。李圣美却用另一只手托住那只袖子，仿佛袖子里藏了什么珍宝。她的脸色很惊惶，衣领上绣着的那只紫色蝴蝶在不停发抖。她呆了好一会儿，才在空姐的带领下去了洗手间。

她离开后，世界归于清静，我重获安定。

我无力地将头靠在窗上，木然地看着窗外的朵朵白云。当云层被阳光染上金边后，眼睛无法承受这样的光芒，于是我把窗户上的挡板拉了下来。

李圣美在空姐的陪同下回来了。

她那件红色的衬衣已经脱掉，现在穿着一件绿色的背心。这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绳索，是用十几条小绳子编成的一条项链，末端是一个黑色的小木牌。

这块木牌，让我想起《笑傲江湖》中的黑木令。

她坐了下来，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话，语速很快，等她意识到我不懂韩语时，我已经转过头去。

“听着，你真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浑蛋。”她改用中文了。

“你是否知道我有洁癖？你刚才的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”

“转过头来，三秒之内，你不转头看着我，我就要你好看！3，2……”

我转头看着她的眼睛：“如果你没有男朋友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；如果你也寂寞，那么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
李圣美呆了呆，好似听不懂我的话，半晌才回答：“男朋友我有很多，每天的约会从早排到晚，一周七天，每天不断。”

她瞟了瞟我：“至于你，还是算了吧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那太好了。”

说完，我将座位调低，把抱枕盖在脸上。清静了没两分钟，肩膀又被人摇了摇。

我没理会。抱枕被人强行拿走，然后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：“我闷死了，你跟我说说话。”

我有气无力地看着她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条件可以结婚。”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

我回答：“你们公司美女多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你可以介绍其他女孩子给我。现在你就可以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我下飞机就跟她说。”

“那你快说啊。”她催促我。

我疑惑。

她指着自己说：“我不是美女吗？所以，我想听听你的条件。”

本来，我是不想和她纠缠才故意说那些话，但李圣美真是奇怪的女孩子，不但没有被吓倒，反而越来越有沟通的兴趣。在这一点上，她表现出了韩国足球队“顽强”的性格。
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8月，我原计划要带欣然回家见父母，这件事是早已确定的了，如今看来，只怕要落空。按照欣然的果决性格，只怕她很难回头。

她是那样一个人，自认为自己很有原则，有时候说错了话、做错了事，也要维护那些所谓的原则，那些伤人又伤己的原则。尤其是她在朋友和父母面前说过一些话后，她就会拼命落实这些话，以此来体现她的性格。至于这些话是否正确，那已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

我的脸上阴云密布，也许，在那些什么狗屁偶像倡导个性化生活以后，很多都市人病了，还病得不轻，病得无力回头。我茫然地看着前排的座位，我也病了，得了另一种病。

“你发什么呆，快跟我说说你有什么条件，居然敢提出跟我结婚。”李圣美推了推我的肩膀。

我回过神来，苦笑道：“我吗？我长相普通，你看得出来。”

李圣美补充：“不只是普通那么简单，甚至是丑陋。”

我懒得和她分辩，慢悠悠地继续说：“我的业余爱好是听听音乐，听罗西尼，一遍又一遍地听。另外一个爱好是看马戏。过去三年，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动物园看狗熊骑单车，风雨无阻。”

“你会跳舞吗？”她忍住笑问我。

“不会。”

“你对佛教知识感兴趣吗？”

“一片空白。”我把话题岔开，“说说我的经济条件吧，这个比较现实，女孩子都爱听这个，不是吗？”

李圣美不置可否：“说说看，也许你是个大富翁。”

我苦笑：“我一个月的总收入是三千多……”

“美元？”她问我。

我看着她：“你该感到庆幸，是人民币，不是韩元。”

她笑起来：“换成美元，就是五百多了，还好了。经济条件就不要说了，我们说点有趣的吧。”

我也笑了：“你对我的经济条件满意吗？”

李圣美的眼神很古怪：“总之是不错的了，就是好的意思。你别太灰心了。”

“现在，你有兴趣和我结婚吗？”我问她。

李圣美看了看我，破天荒地露出了一丝忸怩的神色：“如果是结婚的话，应该要先做女朋友——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而且，父母的意见也很重要。总体而言，这件事一定要慎重。”

“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。”这时候，空姐问我们要什么饮料，我要了桑葚汁，她要了雪碧。

我转动着手中的饮料杯，看着紫红色的液体流转，阴郁地说：“你要是觉得我好，那我们可以花一周时间来互相了解，两周也可以。到最后你不讨厌我的话，不是爱上我，也不是需要我，只要你不讨厌我，那我们就结婚吧。”

李圣美不会明白我的话，她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，为什么是这样的内容。

她显然与中国女孩不同，听了这些匪夷所思的话，没有说出“你病得不轻”“你是不是大脑有问题”之类当头棒喝的话，而是举起她的雪碧跟我碰了一下：“现在开始好吗？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飞机上，你喝桑葚汁，我的是雪碧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和她碰了一下杯：“你嗵嗵的马蹄声是个错误，你不是归人，只是过客。”

她唰地一下将窗户上的遮阳板拉起，万道金光扑面而来。我闭上眼睛，依然感觉明亮一片，内心的潮湿逐渐干涸。

我又想起了8月回家看父母的事。

事情已经发生，生活还要继续。自己可以忍受痛苦，但又怎么能让父母失望？如果我一个人回家，父母问起欣然的事，我该如何面对？

之前，曾经有很多人想通过我父母给我介绍女朋友，他们一般都是直接拒绝，告诉对方我已经定下来了。三年来，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。三年并不短，三年也不容易。

一个人，二十岁能把握自己的生命的话，那么他也许只有三个二十年好过。

如果回家告诉父母，欣然不要我了，我对感情没什么兴趣，以后随便找个人当老婆，给你们生个孙子就行了。

他们该是多么伤心和失望。

尽管处在万丈阳光中，想到这个局面时，我依然害怕得发抖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李圣美问我，“我们该谈些什么才能增加彼此的好感？”

我问她：“有的人消费金钱，有的人消费时间，年轻的女孩子都喜欢消费感情吗？”

李圣美茫然地点点头：“是的吧。”

“但感情并不是只有欢乐、激动、相思，也有孤独、失望、冷落、漠视，对吗？”我随意说着。

“别谈感情，太复杂，太沉重。女孩子都是喜新厌旧的，你再不能让她有所遐想的时候，你就完蛋了。”李圣美还是用她那黑色的眼珠看着我，“她喜欢你的时候，可以把命都给你；一旦对你失去感觉，即使你跟她要一根头发，她都不会给你。”

我抖着嘴唇问她：“难道一夜之间可以发生这种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也许不用一夜，也许是一秒钟。”李圣美若无其事地说。

我盯着她：“李圣美小姐，我彻底败了。”心里很清楚，我和欣然的事，已经宣告完结，这趟去杭州，本来也没有指望能挽回这段感情，目的只是想找到她，让她当面跟我说“分手”这两个字，这样我才可以死心。

闭上眼睛，思考了好一阵，我决定让自己成熟些，做点成熟的事。我问李圣美：“8月你有没有空？能不能请假？我有事想找你合作。”

“什么事？你先说说看。”她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我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：“听着，我有个计划，8月的时候，我带你到我父母家，你跟他们说你是我老婆，怎么样？当然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，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，另外，我还会给你必要的劳务费。”

李圣美笑了起来：“为什么找我？我是韩国人，你父母肯定会怀疑

的。而且，我这么漂亮，看起来像是你的老婆吗？”

她说得确实有道理，不过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把想法告诉她：“就是因为你是韩国人我才找你，这件事不会给你带来坏的影响。如果是中国姑娘的话，会让她的名声受损。何况你的中国话很标准，只要你不说你是韩国人，大家也不会知道。”

“几年前我去过韩国，看来很多事早已注定。作为一个真挚、热情、好心的韩国姑娘，你应该帮帮我。”我想起以前的韩国之行，感叹地补充了一句。

李圣美看我说得认真，她也跟着认真起来：“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计划？”

我劝她说：“你就当作是一次免费旅游好了，而且事后又有报酬……”

李圣美打断我：“你老是报酬、费用的说个不停，好像很有吸引力一样，烦不烦人啊？你直接说给我多少钱吧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只要去三天，我每天给你一千元人民币。”

李圣美笑。

我一咬牙：“两千！不行就算了！”

李圣美递了张卡片给我：“拿着吧，到时候打这个电话。”

我低头一看，是一张夜总会经理的名片，就问她：“你在夜总会做事？”

李圣美摇头：“当然不是。昨天我们公司在这家夜总会请客人唱歌，那里有很多漂亮的小姐，你找她们谈谈应该不错。”

我顿时怒不可遏：“你究竟有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高贵？你叫我带个小姐回家拜见父母？”

我失去了理智，抬起手，打算给她一下，她将杯子里的雪碧泼在我脸上：“你认为用钱让我给你做老婆，难道不是一种羞辱？你醒醒吧。”这时，我看见她的挎包，是正宗的LV，绝非是在白马服装城看到的那种货。我突然悲从中来：一天两千元的话，三天就是六千元，还不够她买一个挎包。说到底，还是钱少的问题。如果是一天一百万美元，你这个韩国妞只怕马上就同意了。

我躺回座椅，暗暗想着：和她说这么多话干吗？本来的意思就是想摆脱她的纠缠，现在目的达到了，可不正好？韩国妞是有名的蛮横不讲道理，找她谈事是自取其辱。

想走不能走

从广州到杭州只需要两个小时十五分钟，这条航线我每年都会走上几趟，已经十分熟悉。下午一点半，当广播通知即将到达的时候，我从窗户往下看，依稀感觉底下的山脉似曾相识。

李圣美和我闹得不愉快后，我们再也没有交谈过。眼看目的地就要到了，她伸了个懒腰，然后翻了翻挎包，脸色突然变了。然后，她又站到座位上，取下自己的行李，打开行李翻找起来。接着，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坐在座位上思考。

飞机已经开始降落，乘客们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。

“喂，能帮个忙吗？”她摇了摇我的肩膀，“你能帮我个忙吗？”

我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

“我的信用卡不见了，可能是刚才通过安检后，我不小心把它和机票一起丢进垃圾箱了。”她解释说，“你知道的，过了安检机票就没用了，尤其是机票那么丑陋。”

我打断她：“你想要我做什么？”

她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你先把我的送到酒店，我住雷迪森大酒店，然后帮我交一下酒店押金，等我补办一张信用卡，下午就可以还你钱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不解地看着我。